

在公众的眼里,官员并不是一个无害的“个人”,而是以公共权力掌控者、行使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他有明显的道德瑕疵,那公众又如何继续信任他呢?

从香港一处长因寻欢请辞说起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提出口号:“我会做好这份工!”从目前的情况看,曾特首受到中央的支持和港人的拥护,地位稳如泰山。但他的手下就很难“做好这份工”了,短短两星期内,就有两名高官下台。最新下台的是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导致他请辞的导火线,是他下班后手挽艳女郎步出卡拉OK厅,而被撞破时又举止失常,竟避在艳女郎身后,被记者拍下的照片,表情十分狼狽。

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在内地产很可能被认为仅仅是“小节”而已。目光老到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就看出了这种差别,他在读到这条新闻时,语

带双关地连问了三遍:“这点事算什么?”但朱培庆的下台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不管别人怎么评论这件事,在我看来,这却折射出了香港公务员能够长期保持廉洁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员有道德瑕疵就得下台!当然,严格说起来这种道德瑕疵不是“存在”的,而是已经被“发现”的。

如此对待官员是不是太严厉了呢?我以为不是。理由就在于,在公众的眼里,官员并不是一个无害的“个人”,而是以公共权力掌控者、行使者的身份出现的。如果他有明显的道德瑕疵,那公众又如何继续信任他呢?有人也许会质疑,这是不是对官员进行了有罪推定?坦率地说,是这样

的,但不如说是“举证责任倒置”更恰当一些,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官员和公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求公众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能对官员提出指控,那在客观上就等于包庇腐败分子。

公众有权利发现蛛丝马迹就(通过媒体等)提出指控,而官员则有义务在这些指控面前自证清白。如果不能或不愿自证清白,那就必须鞠躬下台,甚至要接受司法调查。这方面的例子,远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近有香港财政司前司长梁锦松,眼下则是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

中国青年报(郭松民)

出超市,进银行,上学校,跑医院……在这一桩桩寻常事中,大多数人习惯于“难免要排队”的心理预期

“排队生财”畸形“生意经”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每天一到午饭、晚饭时间,上海南丹东路的一家比萨餐馆门前就排起了长龙。一名正在排队的年轻人说,看到这里天天有很多人排队,比萨饼味道一定不错。

每年中秋节前的十多天里,上海福州路上的杏花楼门前就挤满了买月饼的人,这个月饼老字号自然而然成了附近惹眼的风景。

“这就是活广告。”对此,上海资深国际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许顺利说。他说,守在门外的食客,为这家店做了生动的宣传。从心理学来讲,人们一般有从众心理,一条长龙声势浩大,无形中增强了品牌认同感和吸引力。

既然“排队生财”,有人就“乐见排队”。位于上海天钥桥路上的一家面馆,每天有顾客风雨无阻地排队长队,常常有顾客建议店主扩建面馆,增加座位。前不久,与这家面馆一墙之隔的一家超市关门迁址,然而,面馆店主却不打算盘下隔壁店面。他说:“虽然扩建了能够减少排队,但我计算过,考虑到租金和空座率因素,像现在这样保持适当的排队人数,收益是最大化的。”

还有人“制造排队”。几个月前,在上海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百货公司内,某进口护肤品品牌进行“限量”折价促销,明确提出只给最先到的数千人折价,结果当天排起了近百米的长龙,一直曲高和寡的各色产品很快一售而空。

“就是要保持始终有一部分人排队。”一名小吃店店主对记者说,近年来在餐饮等服务行业,“排队效应”渐渐成了一个需要好好谋划的“生意经”。但并非每一位排队者都能忍受。大学生张云说:“在吃饭时间忍饥挨饿排队,能撑多久?我相信,不少人看到排队的第一反应就是扭头便走。”专家邓伟志认为,这个代表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的观点,目前还没有引起一些店家的重视。事实上,排队时间过长,会导致顾客消费意愿和店家服务质量“双降”,如果消费者的怨气郁积过久,最终受损的是商家自身的品牌忠诚度。

新华每日电讯(高路)

转让

97年银色宝马520吉利车号1588(车况极佳无事故,上海私牌人民币25万,拒中介,另有X牌营运出租车转让,过户完付款,价格面议T:13301961512向先生)

深圳拟增更多创新性条款保护离婚妇女

无过错女方可得六成财产

羊城晚报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深圳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协调小组会议上获悉,深圳市正在加紧修订《深圳经济特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该草案将新增更多创新性条款,加大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力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的是拟规定当夫妻双方离婚分割财产时,对无过错女方给予照顾,所得份额不低于60%。

该草案的创新之处,是规定了离婚时无过错女方分割财产时应照顾的比例。包括:因男方有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形之一的过错导致离婚的,在财产分割时应当照顾无过错女方的权益,无过错女方分割共有财产的份额一般不低于60%。

而如果男方离婚时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女方财产的,分割财产时女方份额进一步提升至不低于70%。由于类似情况很多是离婚后才发现,因此草案规定离婚后女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自发现之日起两年内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财产。

深圳市妇联表示,对财产分割比例作出规定,是因为在深圳各区的调查显示,以往离婚中的过错赔偿额度法律规定不明。(李薇)



虚假广告有多坏

作者 高赞民

去年发送短信 4296 亿条

每个手机用户日均发送短信约3条

人民日报 发送短信已经成为我国手机用户最常使用的功能之一。统计表明,我国平均每个手机用户一天发送约3条短信。

据信息产业部文明办副主任乔玉祥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移动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手机短信逐渐成为人们便捷的交流和通信手段,“拇指经济”和“拇指文化”悄然产生。根据信息产业部的统计,在2007年1月,全国4.67亿手机用户发送了411亿条短

信,平均每人每天发送2.83条短信。

据了解,在2004年的时候,我国有3.3亿手机用户,一年发送2000多亿条短信。而到2006年,全国手机用户上升到4.6亿户,全年移动短信业务量超过了4296亿条。现在,手机用户和短信息发送量依然是呈大幅上升趋势:信息产业部最新统计表明,2007年以来全国手机用户月均增加量在600万户左右,到4月底已达4.87亿户。(李薇薇)

款从1047元/月涨到1620元/月,还有排污费、城建费,“凡是执法部门都可以对面馆收费”。

物价使每碗面成本达到2.4元,而大碗面的售价一度是2.5元。但赵成荣不敢偷工减料——同行之间的厮杀是激烈的,在他的国孝牛肉面馆周边200米范围内,就有3个竞争对手。“生意没法做了!”于是,6月16日,西固区的面馆“不约而同”地涨了5角钱。当地媒体怀疑暗中可能有价格同盟,但老板们都不承认。

即使只有初中文化,赵老板也知道涨价是“市场经济调节”的事。

票,当时兰州人平均工资40多元。此后四十多年,从0.25元到0.6元、0.8元、1.2元……直到今天的3元。人们的收入也在上涨,但让市民不满的是“落差”——有些人越来越不在乎那5毛钱,但也有些人会为每天多花5毛钱睡不着觉。

近来3次涨价,全部从距市中心18公里的西固区开始。“一是因为西固区没有大的粮油市场,运费使得成本更高。”面馆老板赵成荣解释,“二是因为西固是一个工业区,回头客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区,客人很挑剔,要想生存只能保持质量。”

物价部门在媒体上称:“初步拟订了分等定级的办法,限制每个级别的最高零售价格。6月25日,该办法已经过相关部门会签,近日兰州市物价局将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媒体公布……”物价局商价处还对涨价行为做出定性:属于串通哄抬物价,违反价格法。并强调近期将进行专项检查,市民如遇到乱涨价行为,可拨打举报电话。

这是兰州市首次对牛肉面价格进行干预,旋即引来中国各地的一片骂声。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功能,是他们的“杀手锏”。徐希望承认,没想到

对国家发改委等单位提出的质疑,徐希望同样认为,这是由于不了解牛肉面对兰州市民的重要性所致。“牛肉面价格对兰州市民而言,就是民生价格!”这位官员动情地说,“外地务工人员吃一个小碗泡一个饼子,那种带汤带水的饭能满足温饱,有时一天吃两次都不止。”此次“限价”是经甘肃省物价局授权后进行的,将严格执行。但政府官员间也有不同看法——市场管理部门一位处长,曾建议取消限价。

而对于赵成荣这样处于风暴中心的老板,限价令形同虚设——在西固区山丹街,涨价的“策源地”之一,没有面馆降回2.5元。有人私下认为,可能“政府就是抱着给老百姓一个说法的心态,最后可能不了了之”。据赵成荣说,来吃面的人也没有减少。徐希望解释目前正从县区开始搞评等定级工作,还没顾得上。

徐希望正频繁地开会、接待采访、准备7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当记者问他这两天累不累时,他大笑,说:“我心里累啊,我们想为群众办事,但外地的媒体和学者很不理解牛肉面对兰州人的重要性,不知道兰州基层人民如何生活。就像我们会不理解阳春面之于上海人、豆汁之于北京人一样。”

而在限价令刚出台的那几天,来赵成荣的面馆吃早点的食客都手持报纸,与老板展开一场场有意思的、重复的对话:

“降价了没?”

“没降。”

“政府都限价了,还没降?”

“值了你就吃……”

南方周末(法伊莎)

对于这个城市,那起源于唐朝,有“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五大特点的拉面,重要性不亚于水、电、油、煤;“降价了没?”“没降。”“政府都限价了,还没降?”“值了你就吃”……

兰州为何限价“牛大碗”

然而,把拉面当作生活必需品的市民是敏感的,涨价当日早晨7时,西固人的投诉电话就打到了报社。“或许,你会认为5角钱无所谓,但有人就靠那2.5元吃饱肚子。”一位“享受低保”的兰州市民说。对另一个“吃低保”的人而言,“牛大碗”涨5角,涨幅就达两成,吃的频率只能从3天一次降到5天一次。

牛肉面本是一种贵族食品。到了清末,一个叫马保子的回民厨师对其进行改良,让它走进寻常百姓家。难道今天它又要逐渐远离那些钟爱它的人?

涨价并不是第一次。1960年,大碗牛肉面0.25元,还要三两粮

西固带动了整个兰州城,此举被当地媒体定义为“跟风”。市民自然是反对声一片,甚至有业内人士自爆内幕“不涨价每碗的利润仍保持在20%左右”。而兰州市物价局局长徐希望拿到的最新数字是:大碗成本2.19元,在卖到一袋半面时就能收回一天的成本,第二、三袋面纯属赢利。这与赵成荣的说法截然相反,成本和利润永远是一对无法看清真相的数字。还有人认为:这个简单的事件之所以拨动社会心弦,是因为老百姓担忧牛肉面会带动其他商品涨价,造成社会恐慌。

市民呼声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掂量了牛肉面的成本后,兰州市

外地媒体和专家的反应纯粹是从经济和政策的角度解读。“网络的广为联系性在这一事件中有所体现”。

但兰州本地人大都拍手称快,这是一段兰州市民留下的慵懒的博客:“大体上反对(限价)的人都认为牛肉面作为一种食品,价格应该由市场这根指挥棒来调节。而兰州人,起码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在兰州生活过三年以上的人,却无一例外地支持政府决定。一个没有在兰州生活过的人,永远无法读懂这一纸牛肉面的限价令,永远无法理解牛肉面在一个兰州人心中的地位。”作为工商局下辖的机构,甘肃省消协也赞成有关部门适当干预牛肉面价格。